

唐宋八文豪

共领中华文坛风骚

心中华彩 飘飘逸逸 翰书倚马可待
笔下珠玑 洋洋洒洒 锦绣文信手拈来

原著(明)朱右
编译 任成琦

中华国学传世浩典

文学精释本

唐宋八大家

京华出版社

最新彩图版

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，主人使奴星结柳作车，缚草为船，载糗舆粮，牛系辕下，引帆上楫。三援穷鬼而告之曰：「闻子行有日矣，鄙人不敢问所途，窃冀船与车，各载糗粮，日吉时良，利行四方，子饭一盂，子啜一觞，携朋挈俦，去故就新，驾尘弘风，与电争先，子无底滞之尤，我有资送之恩，子等有意于行乎？」屏息潜听，如闻音声，若啸若啼，悲歔囁嚅，毛发尽竖，竦肩缩颈，疑有而无，久乃可明，若有言者曰：「吾与子居，四十年余，子在孩提，吾不子愚，子学子耕，求官与名，惟子是从，不变更于初。门神户灵，我叱我呵，包羞诡随，志不在他。子迁南荒，热烁湿蒸，我非其乡，百鬼欺陵。太学四年，朝菌暮盐，唯我保汝，人言汝痴，自初及终，未始背汝，心无异谋，口绝行语，於何听闻，云我当去？是必去子信谗，有间于予也。我鬼非人，安用车船，鼻嗅臭香，糗粮可捐，单独一身，谁为朋俦，子苟备知，可数已不？子能尽言，可谓圣智，情状既露，敢不回避？」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唐宋八大家 / 任成琦编译. — 北京: 京华出版社, 2009.11

(中华国学传世浩典)

ISBN 978-7-80724-691-6

I. 唐… II. 任… III. 唐宋八大家—古典散文—选集

IV. I264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63346 号

唐宋八大家

原 著 / 朱 右

编 译 / 任成琦

责任编辑 / 嘉 睿

封面设计 / 愚垦工作室

版式设计 / 金麦田·南 戈

出版发行 / 京华出版社

(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 13 楼 2 层 100011)

责任发行 / 臧威威

印 刷 / 三河市骏杰印刷厂

开 本 / 720mm × 1000mm 1/16

字 数 / 300 千字

印 张 / 23

版 次 /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80724-691-6

定 价 / 39.80 元

京华版图书, 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联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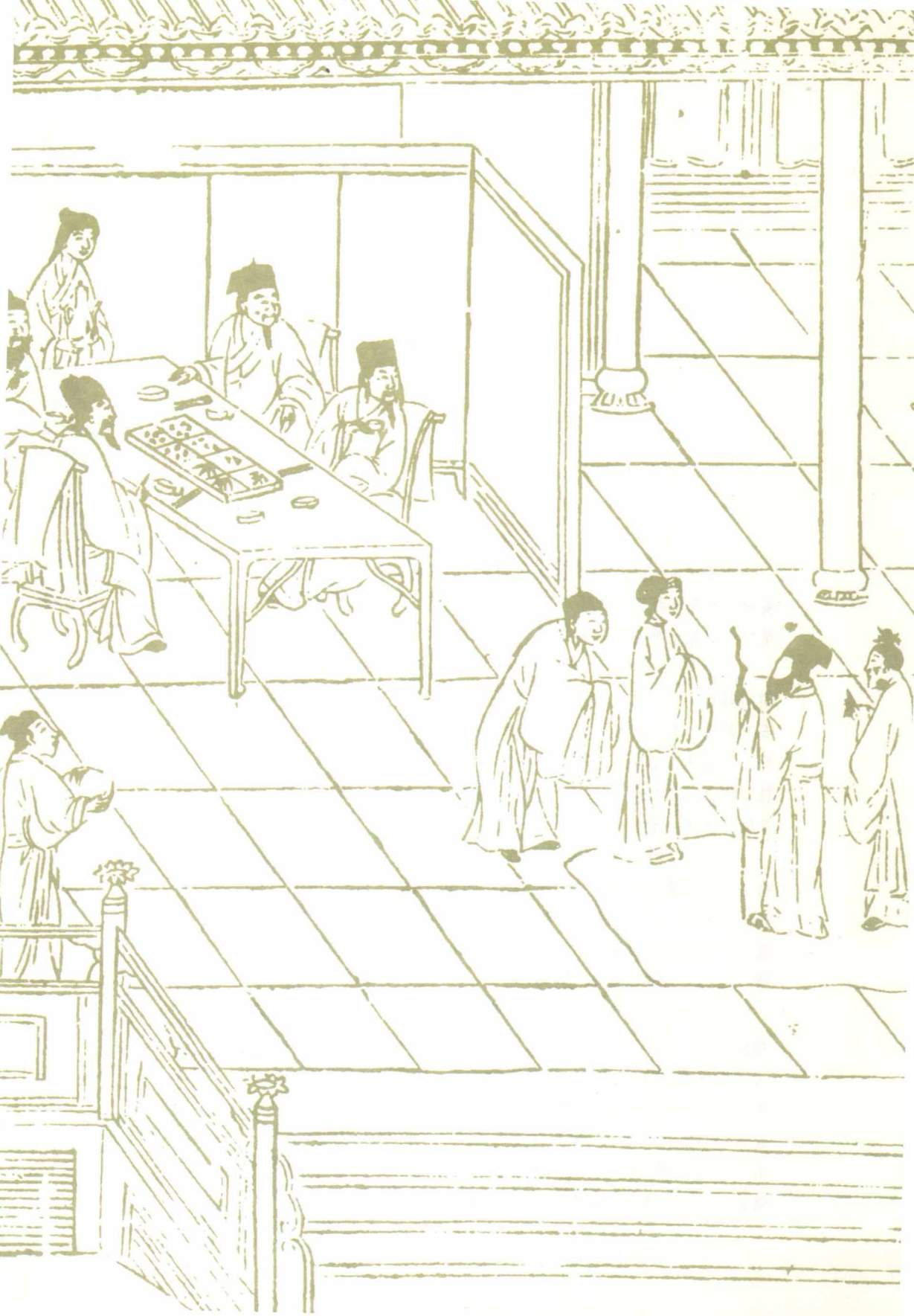
《唐宋八大家》前言

我国的散文兴起于春秋战国时期，经过秦汉、魏晋时期的发展，到唐宋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创作高峰。“唐宋八大家”既是这一时期优秀散文家的代表，还是铸就这一高峰的核心人物。

“唐宋八大家”是唐宋时期八位散文名家的合称，他们是唐朝的韩愈、柳宗元，北宋的欧阳修、苏轼、苏洵、苏辙、王安石、曾巩。其中，苏洵是苏轼和苏辙的父亲，苏轼是苏辙的哥哥；王安石、曾巩曾拜欧阳修为师。关于他们，有个顺口溜：韩（韩愈）柳（柳宗元）加欧阳（欧阳修），三苏（苏轼、苏洵、苏辙）并曾（曾巩）王（王安石）。

“唐宋八大家”这个称号起源于明朝文人朱右。当时，朱右将这八人的散文合编成书，取名《八先生文集》，八家之名便从此流传开了。后来，有个叫茅坤的读书人根据朱右的选编方法，编成了《唐宋八大家文钞》，随着这本书的流传，“唐宋八大家”这个名称也就逐渐被确定了。

“唐宋八大家”相隔两个朝代数百年的时间，之所以被后人相提并论，是因为他们的文章有一些共同之处。首先，他们的文章都继承和发扬了古代散文敢于直言、敢于批评的传统，与先秦的放言不悛和魏晋的师心使气的散文特点相比，他们敢于直谏的特点尤为突出。他们都敢于说出自己心中所知所想且别人不敢说的事实和道理，这其中以韩愈的《论佛骨表》和欧阳修的《与高司谏书》最具代表。在《论佛骨表》中，韩愈冒着



被杀头的危险直言劝谏，甚至说历代帝王尊佛者都乱亡相继、运祚不长，结果被皇帝贬官。在《与高司谏书》中，欧阳修竟然称，自古以来，凡是禁绝善人为朋的君主都是亡国之君，这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，也是要被杀头的。

其次，“唐宋八大家”的散文都继承了古代散文直抒胸臆的传统，在文中抒发了自己的真情实感，这类文章以北宋大文豪苏轼的最具代表。苏轼的很多文章都表达了对父母、兄弟和朋友的深厚感情，即使不像是抒情的文章，在字里行间也透露着浓浓的感情。这样的例子，还有韩愈的《祭十二郎文》、苏辙的《为兄轼下狱上书》、曾巩的《学舍记》等等。

最后，从文章风格上来看，“唐宋八大家”的文章继承和发扬了古代散文讲究词令和重视修辞的特点，都善于遣词造句，语言自然凝练，有很深的文学功底。这其中尤以欧阳修最具代表性。欧阳修的文章自然而平易近人。据说，为追求语言的凝练和风格的自然，欧阳修常常把草稿贴在墙上，时时修改，直到满意为止。苏轼的文章不仅平易自然，而且自由洒脱，看似没有多费功力，但其实是花了大力气的。有评论家说，苏轼的平淡，是绚丽以后的平淡，是更高的境界。

为了向广大普通读者介绍“唐宋八大家”的散文，使更多的读者了解和学习他们的文章，我们邀请了研究中国古代散文和“唐宋八大家”散文的专家，选编了这本“唐宋八大家合集”。在内容安排上，强调突出重点篇章，兼顾个人风格，以便读者能更好的了解他们的相似点和各自的特点；在体例安排上，我们为原文做了精练的注释和详尽的译文，以便读者能在领略他们文风的同时，了解他们的思想。其中，注释以疏通字句为主，译文以通俗易懂为主。

由于编者水平和能力有限，书中的疏漏和错误在所难免，敬请广大读者海涵和批评指正。

太子出城東門觀見老人問因緣時



余時太子出城





孔子曰：“三人行，则必有我师。”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，师不必贤于弟子。闻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，如是而已。

韩 愈

韩愈（公元768～公元824）字退之，河阳（今河南焦作孟州）人，谥号文，世称韩文公或韩昌黎。唐代文学家、哲学家、思想家。

韩愈三岁时父母双亡，由兄嫂教养成人。少年时代就有读书经世的志向，刻苦好学，唐德宗贞元八年（公元792年）考中进士，之后三次考取博学鸿词科都没有考中，便先后到汴州节度使董晋、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幕府任职，后来回到京城担任了四门博士。贞元末年任监察御史，因为上书皇帝请求为灾区减免赋税而被贬为阳山县令。唐宪宗即位后，韩愈回到京城任国子博士、太子右庶子等职。担任刑部侍郎时，又因为上书阻谏皇帝迎佛骨而被贬到地方任刺史，不久之后回京任国子祭酒、兵部侍郎、吏部侍郎、京兆尹等职。

韩愈在政治上较有作为，但他的突出成就和贡献在文学方面。他与柳宗元共同发起和领导了古文运动，对后世散文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他主张学习秦汉的散文风格，反对过分追求形式的骈文，强调文章内容的重要性。他的散文内容丰富多样，语言精练生动，气势雄健奔放。论说散文逻辑性，观点鲜明，有很强的说服力，代表作有《师说》、《原毁》、《争臣论》等；抒情散文感情真挚，抒情浓厚，最著名的有《祭十二郎文》；传记文继承《史记》的传统，在叙述中描写人物，叙述与议论妥帖巧妙，代表作有《张中丞传后叙》。

韩愈位列“唐宋八大家”之首，有《昌黎先生集》。



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，愈与吴郡张籍阅家中旧书，得李翰所为《张巡传》。翰以文章自名^[1]，为此传颇详密。然尚恨有阙者：不为许远立传，又不载雷万春事首尾。

远虽材若不及巡者，开门纳巡，位本在巡上，授之柄而处其下，无所疑忌，竟与巡俱守死，成功名，城陷而虏，与巡死先后异耳。两家子弟材智下^[2]，不能通知二父志，以为巡死而远就虏，疑畏死而辞服于贼^[3]。远诚畏死，何苦守尺寸之土，食其所爱之肉，以与贼抗而不降乎？当其围守时，外无蚍蜉蚊予之援，所欲忠者，国与主耳，而贼语以国亡主灭。远见救援不至，而贼来益众，必以其言为信。外无待而犹死守，人相食且尽，虽愚人亦能数日而知死处矣，远之不畏死亦明矣！乌有城坏而其徒俱死^[4]，独蒙愧耻求活？虽至愚者不忍为，呜呼！而谓远之贤而为之邪？

说者又谓远与巡分城而守，城之陷，自远所分始。以此诟远，此又与儿童之见无异。人之将死，其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；引绳而绝之，其绝必有处。观者见其然，从而尤之^[5]，其亦不达于理矣！小人之好议论，不乐成人之美，如是哉！如巡远之所成就，如此卓卓^[6]，犹不得免，其它则又何说！

当二公之初守也，宁能知人之卒不救^[7]，弃城而逆遁^[8]？苟此不能守，虽避之他处何益？及其无救而且穷也，将其创残饿羸之余，虽欲去，必不达。二公之贤，其讲之精矣。守一城，捍天下，以千百就尽之卒^[9]，战百万日滋之师，蔽遮江淮，沮遏其势，天下之不亡，其谁之功也！当是时，弃城而图存者，不可一二数；擅强兵坐而观者，相环也。不追议此，而责二公以死守，亦见其自比于逆乱，设淫辞而助之攻也。

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这天晚上，我和吴郡人张籍翻阅家中的旧书，发现了李翰所写的《张巡传》。李翰常常自夸文章写得好，他的这篇传记写得十分详细周密，然而文章的某些不足之处我也深感遗憾：没有给许远立传，也没有记载南霁云事迹的始末。

许远虽然才智好像不如张巡，可是他打开城门接纳张巡一起守卫睢阳，官位本来比张巡高，却把大权交给了张巡，自己心甘情愿当他的助手而没有任何猜忌，最终和张巡一同守节而死，成就了自己的名声，最后城破被俘，许远只是死的时间跟张巡不同而已。张、许两家的子弟才智低下，不能真正了解自己父辈的大志，认为张巡已死，许远却当了俘虏，怀疑许远怕死而向叛贼投降。许远如果真的怕死，何必一定要坚守这座孤城，吃他的亲属的肉，以此与叛贼顽抗到底而不投降呢？当他被围困坚守的时候，外面连一点弱小的援兵也没有，他想要尽忠的只是国家和皇上罢了，可是叛贼却说国家已亡，皇帝已死。许远眼看救兵不到，而贼



兵却越来越多，一定会相信他们的话。外无援兵还要死守，人吃人都快吃光了，即使最愚蠢的人也会数着日子知道自己没有几天可活了。由此可以看出，许远的不怕死也是很明显的事。哪有城池被攻破，部下都死了，自己却独自蒙受耻辱而苟活的道理？即使最愚蠢的人也不肯这么做。唉呀！许远这么贤德的人怎么会做这种事？

议论的人又说许远与张巡分开守城，城池是从许远分守的地带被攻破的，以此来指责他，这种见识和儿童的见识没有什么区别。人将要死的时候，他内脏一定先有损坏的地方；绳子被拉断时，一定先有一个容易断的地方。某些看待这件事的人只看到事物的表面，跟着就横加指责，那也太不通情理了。小人好发议论，不乐意成就别人的好事，竟然到了这个地步啊！像张巡、许远的功绩这样的突出，还是不能免于被指责，对于别的人或事又有什么可说的呢？

当张巡、许远刚开始守城的时候，又怎么会料道救兵始终不来救援，因而事先弃城退走呢？假如这里都不能守卫，即使逃到别的地方又有什么用处？等到没有救援，穷困到了极点，带领着那些因为受伤而残废、饥饿而瘦弱的士兵，即使想要转移离开，也肯定不可能了。以张、许二位的贤能，他们考虑的已经非常周密了。守卫一座城池以保卫整个国家，依靠千百名日渐损耗的部下，对付百万日渐增多的敌军，掩护整个江淮，阻止敌人的凶焰，所以国家才没有灭亡，这是谁的功劳呢？在那个时候，丢掉城池而苟活的不只是一两个，手握强兵而坐视不救四周到处都是。议论的人不追究非议这些人，却说张、许二人死守睢阳不对，这也足见他们自己跟乱臣贼子站到了一边，制造一些没有根据的话，帮助敌人来攻击张巡、许远。

◎ 原文注释

- 〔1〕 自名：自己认为好。〔2〕 两家子弟：指张巡和许远的儿子。
〔3〕 辞服：认罪降服。〔4〕 乌有：岂有，哪有。〔5〕 尤：责难，怪罪。〔6〕 卓卓：突出。〔7〕 宁能：怎么能，岂能。〔8〕 逆遁，事先逃走。〔9〕 就尽：要完，指人员减少。

愈常从事于汴、徐二府，屢道于两府间^[1]，亲祭于其所谓双庙者，其老者往往说巡、远时事云：南霁云之乞救于贺兰也，贺兰嫉巡、远之声威功绩出己上，不肯出师救。爱霁云之勇且壮，不听其语，强留之。具食与乐，延霁云坐。霁云慷慨语曰：“云来时，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！云虽欲独食，义不忍；虽食，且不下咽。”因拔所佩刀，断一指，血淋漓，以示贺兰！一座大惊，皆感激为云泣下。云知贺兰终无为云出师意，即驰去。将出城，抽矢射佛寺浮图，矢着其上砖半箭，曰：“吾归破贼，必灭贺兰，此矢所以志也。”愈贞元中过泗洲，船上人犹指以相语。城陷，贼以刃胁降巡，巡不屈，即牵去，将斩之；又降霁云，云未应，巡呼云曰：“南八，男儿死耳，不可为不义屈！”云笑曰：“欲将以有为也。公有言，云敢不死！”即不屈。

张籍曰：“有于嵩者，少依于巡，及巡起事，嵩尝在围中。籍大历中于和州乌江县见嵩，嵩年六十余矣。以巡，初尝得临涣县尉，好学无所不读。籍时尚小，粗问巡、远事，不能细也。云：巡长七尺余，须髯若神。尝见嵩读《汉书》，谓嵩曰：‘何为久读此？’嵩曰：‘未熟也。’巡曰：‘吾于书，读不过三遍，终身不忘也。’因诵嵩所读书，尽卷不错一字。嵩惊，以为巡偶熟此卷，因乱抽他帙以试^[2]，无不尽然。嵩又取架上诸书试以问巡，巡应口诵无疑。嵩从巡久，亦不见巡常读书也。为文章，操纸笔立书，未尝起草。初守睢阳时，士卒仅万人，城中居人户，亦且数万，巡因一见问姓名，其后无不识者。巡怒，须髯辄张。及城陷，贼缚巡等数十人坐，且将戮。巡起旋^[3]，其众见巡起，或起或泣。巡曰：‘汝勿怖，死，命也！’众泣不能仰视。巡就戮时，颜色不乱，阳阳如平常。远宽厚长者，貌如其心；与巡同年生，月日后于巡，呼巡为兄，死时年四十九。”嵩贞元初死于毫宋间，或传嵩有田在毫宋间，武人夺而有之，嵩将诣州讼理^[4]，为其所杀。嵩无子。张籍云。

我曾经在汴州、徐州当过从事，屡次来往于汴、徐两府之间，亲自到当地百姓所说的双庙去祭奠二公，那里上了年纪的老人常常说起张巡、许远死前的事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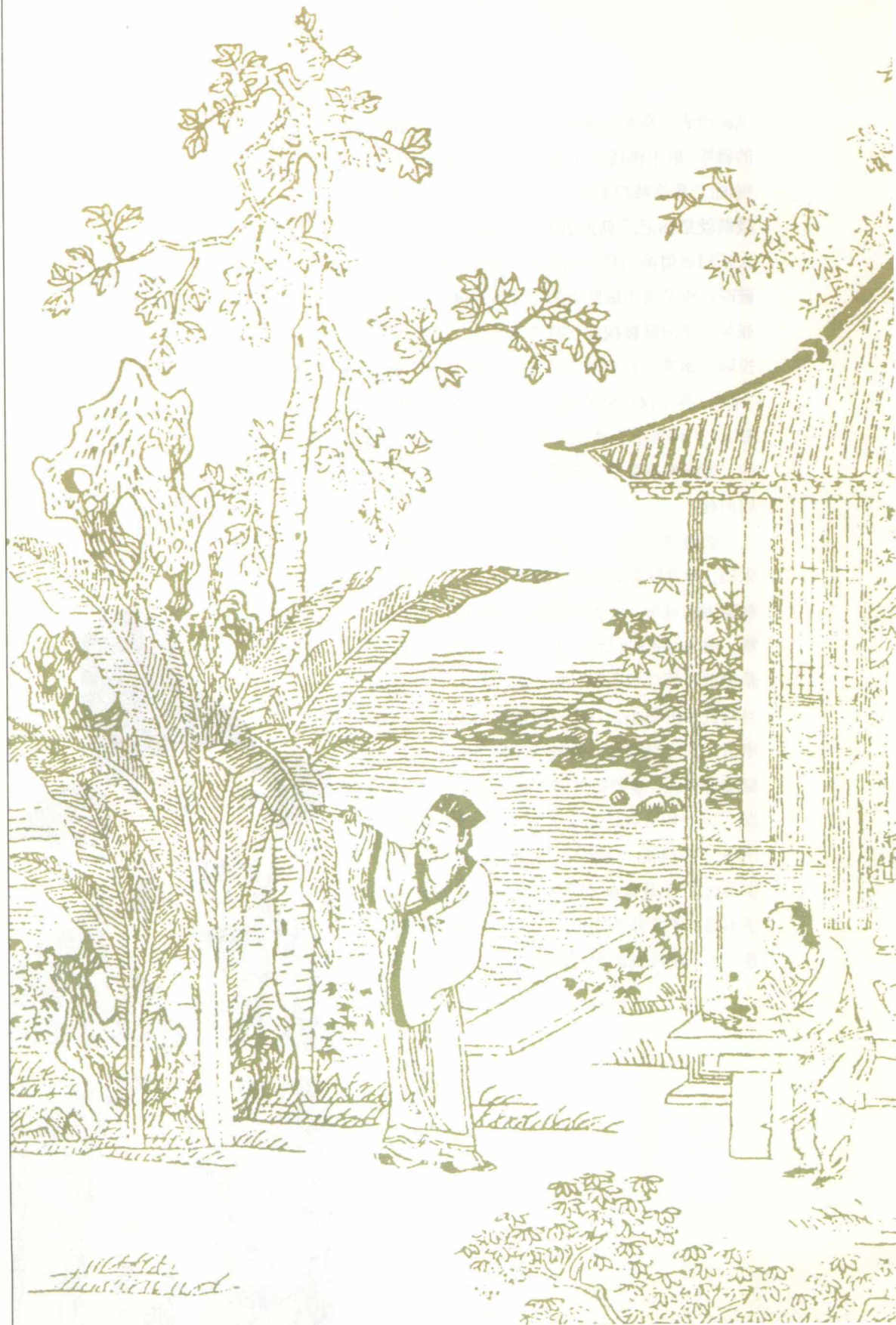
南霁云曾经向贺兰进明请求援救，贺兰进明嫉妒张巡、许远的功绩和威望超过自己，不肯出兵相救。不过贺兰进明非常喜欢勇猛雄壮的南霁云，不听他求救的话，想把他强行留在自己身边，准备了丰盛的食物和动听的音乐，邀请南霁云上座。南霁云非常激动，说：“霁云来时，困守睢阳的人已经一个月吃不到东西了，我虽然很想一个人吃，但是大义不允许我这样做。即使吃了，我也咽不下去。”于是拔出所佩带的腰刀砍断了一个手指，鲜血淋漓，拿给贺兰进明看。满座大惊，都感动得替南霁云流泪。南霁云知道贺兰进明始终没有为自己出兵的意思，立刻就

飞驰而去。将要出城时，他抽出一枝箭直射佛寺的佛塔，射中佛塔上面的砖石，进去约有半箭，发誓说：“我杀贼归来时，一定要灭掉贺兰进明，这枝箭就是标记。”韩愈贞元年间路过泗州，船上的人还指着射箭的那个地方来告诉我。睢阳城被攻破时，叛军用刀威胁着张巡要他投降，张巡没有屈从，立即就被拽走，将要杀他；又让南霁云投降，南霁云没有吱声，张巡冲着南霁云喊道：“南八，男子汉死就死吧，不能做不义的事情屈从贼人！”南霁云笑着说：“本来我是想要有所作为的，您既然有命令，霁云怎么敢不死！”于是不屈而死。

张籍说：“有一个人叫于嵩，年轻的时候依附张巡，等到张巡起兵抗击安禄山时，于嵩曾经在被围困的城中。大历年间我在和州乌江县见过于嵩，他当时年龄已经六十多岁了。因为张巡的关系他曾经担任过临涣县尉，喜欢学习，无书不读。当时我年龄很小，只能一般地问问张巡、许远的事情，不能很细致。据说张巡身高七尺有余，须髯美若神人。他曾经见到于嵩读《汉书》，就问于嵩：‘你为什么老是读这本书？’于嵩回答说：‘我不熟。’张巡说：‘我看书，读起来不超过三遍，一生不忘。’于是背诵于嵩所读的书，整卷背完，一字不错。于嵩非常吃惊，认为张巡偶然读到这一卷，于是胡乱抽出别的书来检验张巡，张巡应声

○张巡像 张巡是安史之乱时期抗击叛军的著名英雄。他虽为文官，但精通兵法，誓死守卫睢阳，多次打退叛军。尽管最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，但却为保障江南不被叛军侵犯做出了贡献。





顺口就背了出来，毫不迟疑。于嵩跟随张巡很久，也没有看见张巡经常读书。做文章，拿过纸笔一挥而就，从来不曾打过草稿。开始防守睢阳的时候，城里的士兵将近万人，睢阳城里的百姓也有几万户，张巡初次见面就问他们的姓名，从这以后，就没有不认识的。张巡生气的时候，胡须就蓬蓬地张开。等到睢阳城被攻破，贼人捆绑张巡等几十个人坐在哪里，将要杀掉他们。张巡起身环顾四周，他的部下看到张巡起身，有的起立，有的坐在那里哭泣。张巡说：‘你们不要怕！不过是死罢了，这就是命运。’大家都泪流满面，不能再抬头看他。张巡就义时，脸色不变，坦然自若，就跟平时一样。许远是一个宽厚老实的长者，外貌和他的性格一样，跟张巡是同一年出生的，只是生日比张巡晚些，称呼张巡为兄长，死时才四十九岁。”于嵩在贞元初年死在亳州和宋州之间，有传言说于嵩在亳州和宋州一带有田产，被一个武官强占了去，于嵩要到州里面打官司，被人杀害了，于嵩没有儿子。这些都是张籍说的。

◎ 原文注释

〔1〕屡道：多次经过。道，来往，经过。

〔2〕帙：装书的套子，这里指书。

〔3〕起旋：站起来环顾四周。

〔4〕诣：到。讼理：告状。

◎ 拓展阅读

序跋

序也作“叙”或称“引”，是说明书籍著述或出版旨意、编次体例和作者情况的文章，也包括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和对有关问题的研究阐发。序一般也在书籍或文章前面，称为“引言”或“前言”，列于书后的称为“跋”或“后序”。“叙”或“跋”有的是作者自己撰写的，也有的是由别人或编者撰写的。



伯夷颂

士之特立独行^[1]，适于义而已，不顾人之是非，皆豪杰之士，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。一家非之，力行而不惑者，寡矣；至于一国一州非之，力行而不惑者，盖天下一人而已矣；若至于举世非之，力行而不惑者，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。若伯夷者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^[2]。昭乎日月不足为明，萃乎泰山不足为高^[3]，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！

当殷之亡、周之兴，微子贤也，保祭器而去之；武王周公圣也，从天下之贤士与天下之诸侯而往攻之^[4]；未尝闻有非之者也。彼伯夷、叔齐者，乃独以为不可。殷既灭矣，天下宗周，彼二子乃独耻食其粟，饿死而不顾。繇是而言^[5]，夫岂有求而为哉？信道笃而自知明也。

今世之所谓士者：一凡人誉之，则自以为有余；一凡人沮之^[6]，则自以为不足。彼独非圣人，而自是如此。夫圣人乃万世之标准也。余故曰：若伯夷者，特立独行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。虽然，微二子^[7]，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^[8]。

士人修身做事不随波逐流，只要求符合道义罢了，而不管别人肯定或者反对，就可以算是豪杰之士，他们是对道义有坚定的信念、对自我有明确认识的人。受到一个地方的人的反对，他还是能够努力实践自己的信念而不疑惑，这样的人已经很少了；扩大到一国、一州的人都反对他，他还努力实践自己的信念而不疑惑的，大概天下就只有他一个人罢了；如果是全天下的人都反对他，他还是努力实践自己的信念而不动摇，那么千百年来只有这么一个人了。像伯夷这样的人，就是不顾天下和后世非议而特立独行的人啊！他是那么的光辉，相形之下太阳和月亮都显得不够明亮；他是那么的崇高，相形之下泰山也显得不够雄伟；他是那么的伟大，连天地也不够容纳啊！

当商朝衰落、周朝兴起的时候，微子是贤人，他抱着祭器离开了；周武王、周公是圣人，联合天下的贤人和诸侯去攻打商朝，并没有听到有什么人反对他们。而伯夷、叔齐两个人却偏偏认为这是不对的。商朝已经消灭了，整个天下的人都归顺周朝，那两位先生却偏偏以为吃周朝的粮食是一种耻辱，饿死也不回头。由此来说，难道有什么所求而这样做的吗？这只是对道义有坚定的信念，并且对自我有明确认识的缘故啊！

现代的所谓士人，一个普通人称赞他，就自以为了不起；一个普通人贬低他，就觉得自己不行。伯夷偏偏否定圣人，而坚定的相信自己是正确的。圣人可是万世的楷模，所以我说：像伯夷这样的人，是立身行事不随波逐流，信念坚定而不顾天下和后世反对的人啊！然而，没有这两位先生的话，叛逆作乱的臣子在后代将绵延不绝了。



◎ 原文注释

[1] 特立：卓立不群的意思。特，独。

[2] 亘：延续不断。[3] 崮：高峻。[4]

从：通“纵”，南北为纵，这里是联合的意思。[5] 繇：通“由”。[6] 沮：阻

止。[7] 微：无。[8] 接迹：足迹相接，形容人多，连接不断。

◎ 拓展阅读

中国古代的“士”

士这一阶层很早就出现了，泛指具有一定才能的民间人才。他们往往出身于贫寒之家或没落的贵族，靠自己的一技之长依附于贵族，为他们提供各种服务。提出“士”的理论标准的是孔子。《论语·子路》子贡问：“何如斯可谓之士矣？”孔子答曰：“行己有耻，使于四方不辱君命，可谓士矣。”这就是说，只要严于律己、忠君爱国的人就能称为“士”。

○ 周公旦像

周公旦本姓姬名旦，周是他的氏号，公是他的爵位。他是周文王姬昌的第四个儿子，在周文王时期受封周原。周公旦是西周初期著名的政治家、思想家和军事家，是儒学先驱，被尊为“元圣”。周武王死后，周公旦辅佐年幼的周成王执政，他平定“三监叛乱”，营建东都、建立制度，巩固和发展了周王朝的统治。



毛颖者，中山人也。其先明眎^[1]，佐禹治东方土，养万物有功，因封于卯地，死为十二神。尝曰：“吾子孙神明之后，不可与物同，当吐而生。”已而果然。明眎八世孙颺^[2]，世传当殷时居中山，得神仙之术，能匿光使物^[3]，窃姮娥，骑蟾蜍入月，其后代遂隐不仕云。居东郭者曰颺，狡而善走，与韩卢争能，卢不及。卢怒，与宋鹊谋而杀之，随其家^[4]。

秦始皇时，蒙将军恬南伐楚，次中山^[5]，将大猎以惧楚，召左右庶长与军尉，以《连山》筮之，得天与人文之兆^[6]。筮者贺曰：“今日之获，不角不牙^[7]，衣褐之徒，缺髡而长须^[8]，八窍而趺居，独取其髦^[9]，简牍是资。天下其同书^[10]，秦其遂兼诸侯乎！”遂猎，围毛氏之族，拔其豪，载颖而归，献俘于章台宫，聚其族而加束缚焉。秦皇帝使恬赐之汤沐，而封诸管城，号曰管城子，日见亲宠任事。

毛颖，是中山人。他的祖先叫明眎，辅助大禹治理东方地区，养育万物有功劳，因此被封在卯地，死后成为十二神之一。明眎曾经说过：“我的子孙是神灵的后代，不能像动物一样，应当由口中吐生出来。”后来确实如此。明眎的第八代孙叫颺，传说在商代居住在中山，得到神仙的法术，能够隐身在光彩中，役使鬼物，拐骗了姮娥，骑着蟾蜍飞升进入月宫，他的后代就此隐居不出来做官了。居住在东边城郭的那个后代叫颺，狡猾健壮而且善于奔跑，和捷犬韩卢赛跑，韩卢追赶不上，于是恼羞成怒，和另一个捷犬宋鹊合谋杀害了颺，并把他的家剥成肉酱。

秦始皇的时候，将军蒙恬南下征伐楚国，暂时驻扎在中山，将要举行大规模打猎来恐吓楚国，召集军中左右庶长和军尉，用《连山》来占卜凶吉，得到上天振兴人类文化礼教的征兆。用蓍草占卜的人祝贺说：“今天的猎物，不生角也不长利牙，穿着粗布衣服，嘴上有缺口，还有胡须，全身有八个孔窍，盘腿而坐，只要选取他的毫毛，书写文簿书籍就都靠它了。天下将要统一文字了，秦国将要就此兼并诸侯了吧！”于是进行打猎，包围了毛氏一族，逮取其中的豪长的，用车载毛颖回归，在章台宫进献了俘虏，把毛氏之族集中管理起来。秦始皇让蒙恬赐予毛颖汤沐邑，并把他封在管城，爵号叫管城子，毛颖一天比一天受到秦始皇的亲近、宠爱和重用。

國富兵強以御天
英明執政幾多年
機謀早備併吞志
六國聞風不敢前
秦始皇



◎ 原文注释

- [1] 明眎：兔的别称。《礼记》：“兔曰明眎。”眎，古“视”字。
[2] 臠：旧以初生小兔为臠，这里借作专用名。[3] 匿光：匿形于光中，即隐身术。根据《渊鉴类函》引别的书说，传说兔子具有某种条件时能够隐形，使人看不见。[4] 醢：肉酱。这里作动词用，剁成肉酱的意思。[5] 次：驻，停留。[6] 与：帮助。人文：人类的文化、文明。兆：征兆，指卦象。[7] 不牙：指兔没有犬齿。[8] 缺兔：兔上唇有缺兔，今称人的上唇有缺兔的叫兔唇。[9] 髦：双关语，毛中的长毫，也指人中俊杰。[10] 其：表示拟议或者揣测。同书，战国时各国文字不同，秦朝统一中国后，曾进行统一文字的工作。